



可以取天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

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道足以一人而已

矣其道足以齊一人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

且奚去我而適他彼國之人苟一於我故百

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

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

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材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

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

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賢士一焉

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

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

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

勢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致忠信著

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

謂皆來歸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

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羿逢門

者善服射者也蓬門即蓬蒙學射於羿逢

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馭

父周穆王之馭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

也人服而勢從之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

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

遠中微則莫若羿逢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

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

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

故制之者也其用知其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為事不勞而

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慕可樂也故明君以為

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

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

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

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

甚大臺謝甚高謝與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

卷七

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

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制度以陳政

令以挾挾讀為治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

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質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

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

天下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情之所同欲

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

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
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
重間靜莫愉焉間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
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畢牢未詳或作畢言
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
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牛海內之王其意不厭
或曰畢讀如以憐茶蓼之憐牢與漢人苟不
書立婁軻義同皆修理幹運之意也

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

卷七

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
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

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
不合之故也外賢踈賢也偏舉人主胡不廣

焉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

讀為曠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

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一天

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

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此可以察如楊

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

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相反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踴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

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

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塗也

也嘆君人者千歲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也而不知求誠能之士無國而不有亂

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而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

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

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

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

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

亡一謂令行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

行也

行也

行也

行也

行也

行也

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
不攻而得用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
王以鄩鄩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
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
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
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
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
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

卷七

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
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
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
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上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
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
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
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
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

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正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

卷七

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尺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浹

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

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

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故君子者立隆數闕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

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

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也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

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

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

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

下取失當一人而杜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

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

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榮而為

而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

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

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

卷七

泰游抗之脩懸箕簾也泰與汰同抗與於天

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然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

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知者易為之

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舍是而孰足為

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

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喪其國危其

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

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為又智下同

守少謂任賢恭已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

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治者也事煩則狂亂也

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

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

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

不侵越也則雖幽間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

以禮化其上間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是治國之徵也

卷七

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王道治近不治遠

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

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

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

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

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下是浪反

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

影之柱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

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者感辟

之是猶立柱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

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主

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

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

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

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

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以以飾朝廷臣下百

卷七

吏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

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太

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

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周國者得百姓

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疆得百姓之譽者

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

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

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

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
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實當爵

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

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混同生大水貌也

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

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

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

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

卷之二

無他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

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凌觸盜竊也權謀傾覆

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

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

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

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為疴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疴而奚若新序

作賤之如虺豕也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

籍踐也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

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

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于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

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

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

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田

賦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

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

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啖

卷七

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兒三邪者在匈

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

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

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

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

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義禮為成俗朝廷羣

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

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

論語卷七

七

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

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辯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

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

敬節死制者矣節中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

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

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關市幾

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

卷七

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

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

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

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

盾為政董逋逃由質晏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

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

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楷矣時斬伐即周禮

仲冬月斬陽木仲夏月斬陰木是也佻與徭

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

則百工自利矣楷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春

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為路寢

之臺令史重其績遠其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

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遊民足乎食彼佻亦

左

左

左

與此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歛罕舉
 同也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
 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
 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
 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
 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
 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
 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

卷七

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
 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荀子卷第七

卷七

國

卷七

七

